

95087

4

西莊始存稿卷十六

序

朱氏族譜序



先母朱淑人之姪曰思任纂輯族譜請予序之朱氏在宋有諱禹者從高宗南渡至崑山縣膠城鄉之南十三都陳家行居焉其地近南翔寺嘉定間析置嘉定縣朱氏籍嘉定禹之後七世至存仁者官理宗朝子堯煥當咸淳間隱居不出又六傳至昱當明洪武間爲贅婿于七都殷家行之毛氏遂自陳家行徙居焉殷家行在南翔之東南黃浦之

西華女不私 卷十一
上北去大海不數里殷氏爲大姓在明多以入貲
仕者今幾絕而朱氏自昱至今四百年頗蕃衍居
殷家行如故雍正間析置寶山縣朱氏又籍寶山
自昱以上或逸其名昱以來乃可譜云昱生浦浦
生楠楠生烈烈生嘉猷嘉猷爲祠堂以合其族人
名曰永思堂唐處士時升爲記嘉猷生平平生凝
中凝中生子尚子尚生金銓字大宇官江寧府儒
學訓導先淑人考也訓導公有三子五女孫曾男
女外孫男女凡數十人未艾而退休于家有田宅
麤饒足而夫婦壽皆近八十福幾備矣予幼從先
淑人至外家與羣兒嬉怡然不知有塵網之拘迫
也弱冠謀食四方顛頓世途坎窞交牽意氣沮喪
頽然成翁洊丁大故心摧淚盡重登朱氏之堂惘
惘若夢而朱氏亦死喪相繼存者皆困不自振思
任懼先業之將墜也聊爲是譜以寓其收族之義
思任其賢矣哉嗚呼自予所見里中故家右族能
保其舊者尠矣朱氏之復興也則可待乎予痛先
淑人之蹇苦以終世讀是譜喜得其詳遂見于予
文志不忘也

鍼灸集成序

明萬歷間巡按山西侍御趙君文炳有痿痺疾醫者罔效乃延燕人楊繼洲至三鍼而愈叩其術出所著鍼灸秘要一編侍御猶以爲未備廣求羣書俾取有關於鍼灸者采摭編次勒爲十卷命曰鍼灸集成鏤版置平陽郡齋後歲久版皆刊闕乾隆二年知府事會稽章君念是書不可無傳重爲校刊以惠來者按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沖遠正義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是則古者治病以鍼灸爲首周禮瘍醫剗殺之劑

說者謂剗以砭殺以藥古者以石爲鍼謂之砭乃於疾醫之制惟詳五味五穀五藥獨不及鍼灸殆舉藥以該之爾左氏傳醫緩對晉侯言達之不及杜氏釋達爲鍼而趙氏解孟子亦云艾可以灸人病下至西漢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旁篇諸書出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箴石湯火所施特爲詳備由是專論鍼灸者有玉匱赤烏經及程天祚秦承祖徐叔嚮華陀殷元釋僧匡諸家趙希弁讀書志亦載子午經一卷明堂鍼灸圖三卷蓋鍼灸之由來尚矣人有疾病往往潛伏腠理之間惟

相其孔穴之所在而施鍼灸焉所以宣鬱攻邪而助五穀五味五藥之所不及也予觀是編首列太醫院銅人腧穴圖縮本次論經脉次列其法次述其主治禁忌博瞻而明析洵爲醫家之要書章君於政理之暇復新此刻以繼趙楊兩君之志由是鍼灸一科之旨粲然復明於世真仁人之用心也已且吾聞之上醫醫國章君用心如是必能移宣鬱攻邪之術而施之理人者故樂述所聞而爲之序

唐半壑印譜序

曩子姊夫陳子芷洲最善摹印蒼古秀勁風神畢備芷洲歿而其高第弟子唐君半壑又以摹印擅長蓋其骨格宛然芷洲遺範而頓放結構又自變成一家直追趙吳興王元章文三橋諸人矣昌黎韓子有言凡爲文章宜略識字雖然識字其難哉摹印小技也其根柢之淺深波瀾之大小較之文章相去逕庭焉今之君子好爲文章而不能識字者何多也半壑於此技研精六書一點一畫悉稽之說文汗簡玉篇諸書而不敢苟下然則他人於爲文章尚不識字半壑於摹印尚必識字何妄與

慎若此之相懸也予性好蓄奇石嘗遊閩中好事者爭以壽山石見餉顧芷洲歿後孰爲子篆刻者乎幸而半壑不遐棄予時爲子奏刀篋中所藏半壑之製積久幾及數十方半壑之惠予也厚矣予博觀古人金石刻漢魏六朝撰書人姓名往往不著至唐人之碑無不題撰書人姓名而鐫刻姓氏亦必列焉如史華邵建勳之流皆以刻玉冊官爲當世所重今半壑摧藏窮巷中未有物色之者豈今之人徒薄爲小技不屑過而問乎抑實未知其所以工乎夫半壑之技至矣而未知其所以工者豈非實未識字之故乎且予又思之人之姓名刻之于石則必求其工至于人品心術乃所以無負此名之實也而人或反不甚留意焉然則不知半壑摹印之工者殆猶其小失也夫

曲沃縣志序

曲沃於春秋晉宗邑也自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此其後併晉遷於絳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爲城之曰新城傳至景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復命新田爲絳以絳爲故絳實魯成公六年也自是終晉之世皆居新田云漢志聞喜故曲沃武帝更名絳晉

自曲沃徙此絳水出西南續漢志晉志並同其時
未有曲沃也北魏始有曲沃與聞喜絳並立析絳
之新田置也自隋以來皆因魏是故今之聞喜古
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舊說相沿如此吾友
湘潭張坊和五令曲沃輯縣志四十卷獨駁去舊
說以爲古曲沃不當逾絳山汾澮以南且武帝紀
謂帝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蓋左邑
亦古曲沃境故地志遂指聞喜爲曲沃耳反覆考
之當以今縣治西南數里之故城爲古曲沃而今
縣治內有晉世子墓當爲申生所居之新城其新

田則今縣治西三十里有地猶呼新田者當汾澮
之交正與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惡者相合
君之說援古証今博辨無碍聞者雖疑且駭君不
爲奪予方繫官京師惜未暇從君眺覽登陟于其
間據所目驗質諸傳記以辨君說之是非也夫牧
民之事蓋有急于考求古迹者矣務其急者則其
緩者恐不能兼舉也今之爲吏者未必皆能務其
所急也乃其于所謂緩者亦遂汲汲焉若不暇以
爲何哉君在曲沃六年矣方以課最入 覲來京
師與之語于其一邑之利弊因革罔不條舉縷縷

然如君者殆洵能勤于民事克稱厥職者與大吏以君書上考其真名實相應而無濫者與然則援古證今考正傳記之訛謬此蓋君之末與視今之爲吏者若相逕庭矣彼新田新城古曲沃之是非予固未暇辨也聊爲論著其說而歸之

福建鄉試錄序

皇上以實學倡天下士念鄉會試表判多係夙構非核實之道悉從刪省改爲首場書義三篇性理論一篇二場經義四篇五言八韻律詩一首三場仍試策五道自乾隆己卯科爲始定制一新海

內喁喁向風期進于有體有用以雷同勦說爲深恥是科屆期夏六月禮臣以各省考官請特命侍讀學士臣王鳴盛爲福建正考官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胡澤潢爲之副伏念臣海鄙孤寒至庸極陋仰荷

皇上天恩簡拔一甲進士選入詞館丙子考試試差一等鄉會兩奉恩命充同考試官散館一等留編修職戊寅三月特旨考試翰林于正大光明殿復蒙宸鑒欽擢一等一名超授學士備員講幄扈蹕盤山今歲京察引見恩准一等記

名考試試差復蒙 拔置一等三名畀以掄才重任臣自顧何人乃得 疊邀天獎簡任大省文衡聞 命戰兢凜凜焉惟不克報稱是懼既乘傳抵閩監臨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一級臣吳士功提調則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德福福建糧驛道分巡福州福寧等處地方臣蘇凌阿監試則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臣史奕昂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一級臣徐景熹內簾監試則邵武府同知臣孟琇乃進提督福建學政翰林

院侍讀學士臣莊培因分巡臺灣道提督學政加三級臣楊景素所錄士七千餘人扃闈試之臣鳴盛偕副考官率同考官知縣臣賀世駿等悉心品第公定去取復于闈中跪接 恩旨擢臣鳴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殊榮特賁異數頻加感激鴻慈銘心刻骨于是倍加奮勉殫慮搜羅臣恭繹皇上幸貢院詩有曰傳語至公堂裏客莫教冰鑑負初心語婉意嚴使考官讀之而汗流舉子讀之而泣下况臣起自單微固想少賤之日青衫席帽奔走棘闈閱二十年華得蒙 九重特達之知通

西莊好存稿 卷十五 八
籍五載晉佐綸扉今茲校閱之際風簷况味宛在
目前上感

君恩之高厚俯念場屋之苦辛展轉傍徨悚惕靡
已爰于分卷之初即焚香自誓所不以矢公矢慎
從事于此役者明神殛之罔有攸赦廼竭二十五
晝夜之力遍查落卷反復詳審得士八十五人副
榜十七人制義以理明詞達爲尚膚泛者怪僻者
弗敢錄詩律以志和音雅爲尚俚俗者蒙滯者弗
敢錄對策以詳贍平允爲尚空疎者浮誕者弗敢
錄每當漏殘燈炮口哦手披較計毫釐忖量甲乙

靡不本我

皇上聖訓論文之大旨奉爲準繩雖識鑑自愧多
疎而良心不敢稍昧庶幾因文而知其人拔十而
得其五他日或有蓋臣端士出乎其中以仰酬

國家樂育之澤于萬一則幸甚矣臣旣彙錄文十
九篇詩一首上呈 御覽謹循例颺言簡端敬陳
一時將事之微忱如此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
侍讀學士今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王鳴盛
謹序

重刻諸葛忠武侯集序

文者藝能之末耳古之人賤而忽之比之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尊之者則又以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何其所見之殊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士之所重德而已矣功者性分以外之物時至則居之非所貴也而言又何貴乎蓋必無所見其德不能有其功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不得已而托之言者文即其德與功也徒以言而已者藝也古大賢志士之文之能自立於天地間者皆不得已而有言如其德已盛而功已備則固無所事於言矣即有言特其功德流露之

餘耳彼豈樂以言見哉蜀丞相忠武侯諸葛氏道德人也無意于立功又何意于立言有文集出晉泰始十年平陽侯相陳壽校定錄寫上詣著作凡二十四篇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梁有二十四卷隋志二十五卷唐志與梁同侯之文存者如此而已今俗刻本冗謬日甚往往摭拾稗官繁猥僞撰之文竄入之增益至十餘冊數十萬言一若以部帙之富爲侯助其氣色者嗚呼一何陋也明有楊去奢刻本崇禎中三十六世裔孫基畫士年昆季取楊本重加增損藏於家吾友子襄士年元孫

也重刻之予觀此本雖稍勝俗本其間冗偽尚多予意欲刪三之一子襄不忍也曩見坊刻劉文成遺書一切妖妄不經之言皆歸之最穢雜可憎予於此集亦同此恨既未得舊本無以奪子襄意而古大賢志士之不欲以文名有非流俗所知者遂因子襄之請書之簡端

怡菴文集序

明初陳惟允先生汝言避兵來吳居船場巷得朱勗故居名朱家園者更名綠水高季迪楊孟載咸有題詠惟允既坐法死遺孤爲嗣初先生繼母吳

教以讀書使從王行俞貞木遊略通五經義人呼陳五經以楊士奇薦授翰林五經博士時仁宗于大內西思善門闕宏文館命楊學士溥主之先生與王侍講璉同入直尋遷翰林院檢討預修兩朝實錄弟子杜瓊字用嘉沈周字啓南子寬字孟賢完字孟英並能傳其學所著怡菴文集版久不存裔孫溧水訓導某購得舊本欲開雕而未果子某乃克踵而成之先生之文紆徐澄澹平易而有味書曰辭尚體要記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先生之作可謂尚體要明且清者矣抑予聞先生事

母至孝躬自執爨仁宗使人覘之方提甕出汲使者返報遂被徵錢蒙叟詩云長洲陳五經摳衣跪母提汲瓶籬邊使者星馳報天子詔書一夕來青冥蓋指其事也然則先生之所以爲文者又自有在寧特其辭之工而已邪列朝詩集稱怡菴集四十卷竹垞云十五卷茲刻二十卷從明正統間蘇郡守西蜀李從智所刻本也

林次崖先生集序

世每以道學與經濟判而爲二於是乎有駁雜之經濟有迂疎之道學皆俗學之謬也按前史但有

儒林傳自元修宋史始別立道學傳顧道學之真者每不樂居其名至明代講學者日衆往往以指斥象山爲能事一若有此即可以接武乎紫陽者而考其行已立朝輒迂疎而無實世亦何貴有此道學哉同安林次崖先生自少承鄉先正蔡氏虛齋緒論篤志聖賢之學乃予讀其集中之文則惟有關經濟者居多若聚生徒立門戶叫呶爭鬪以爲護道者皆先生所不取嘗與舒國裳書謂近日紛紛朱陸之辨皆如矮人看場譬之于金朱子陸子皆真金今人則以銅而包金者而又何以論金

哉先生之持論如是蓋惟其不欲以道學名故獨得道學之真而發之於經濟亦有其實也先生歷仕數十年銳意以用世自任而守道守官屢起輒躡由南京大理寺正謫判泗州罷歸起廣東僉事歷南北寺丞復落職知欽州擢備兵海上終以拾遺罷不得盡展其用方其在南寺丞也世廟初御極條上新政八要兼請息內臣機務罷其鎮守迨再擢寺丞又上王政附言二十一事所言皆中興大計天下根本綱要之所在假使當日能悉舉而厝之誠有足遏亂源而成至治者其判泗州則以

歲饑精求救荒事宜上荒政疏萬餘言在僉事則請豁無徵以蘇竈丁蠲徭役以澄國課咸詳明切實確然能興利除弊若夫因遼東兵變而請練內兵以殺邊兵因安南莫登庸之亂而連上六疏力主必討之議則先生之運籌決策燭照數計尤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也夫豈如俗學之迂踈者所可同日語歟先生所撰四書存疑十八卷易經存疑十二卷與虛齋蒙引並傳學者久奉爲圭臬而集版已漫漶陳舍人鴻亭重刻以行世不遠千里郵寄屬爲之序舍人好古力學闡揚前哲之遺文以

嘉惠來者甚盛心也遂不揆樗昧而論之如此
王慙思先生文集序

深澤王先生植字慙思著述甚博又好爲古文辭
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積學數十年登康
熙辛丑進士第出知壯縣大州政績甚懋所去人
思之儒者之效隱然已見其端緒矣退居林野年
及耆耄猶篤學不倦矻矻手一編刻集旣成特遣
猶子灼走京師乞予爲序予成進士後于先生者
三十餘年而先生過相推挹辱使論定其文予曷
敢辭夫天下有義理之學有考據之學有經濟之

學有詞章之學譬諸木然義理其根也考據其幹
也經濟則其枝條而詞章乃其蘗葉也譬諸水然
義理其原也考據其委也經濟則疏引溉灌其利
足以澤物而詞章則波瀾淪漪滢洄演漾足以供
人翫賞也四者皆天下之所不可少而能兼是者
則古今未之有也孰爲重義理爲重天下未有無
根之木無原之水而能久長者也雖然豫章之材
刈其幹而徒存其本可乎哉執湔氐而曰江盡是
執泐澤而曰河盡是是豈不爲大愚乎是故義理
之與考據常兩相須也若夫經濟者事爲之末詞

章者潤色之資此則學之緒餘焉已爾先生之學固嘗有意于義理矣其徵引經史左右貫弗又未嘗不留心于考據也此殆所謂以有本之學爲有本之文者乎我朝百餘年以來作者林立然而若蒙叟若朝宗若叔子若梨洲之所撰述皆勝國事居多其的然爲我朝之文者前則汪鈍翁近則方望谿李穆堂耳茲三家者其文工矣其根柢未必遂追配古人也求其本末兼該華實並茂爲我朝文人冠者將誰屬與如先生者似近之矣予固未之逮者聊因序先生之集而發予之膚言有識者平心觀之當有公論出焉而不在于耳食皮相者之叟叟也

杖左堂集序

吾鄉勝國諸先輩多以古文辭著稱鮮有及韻語者方其初王常宗徵士倡論排楊鐵崖學者始知文有正派而其詩棘塞殆不可讀嘉隆以降唐叔達婁子柔李長蘅徐汝廉四先生師法歸太僕楷柱王李頽波而詩視常宗篇什亦稍富貞文黃先生繼之可謂盛矣要之精力盡於古文詩特縱筆而出蓋非其意所屬也入本朝於是陸菊隱張

樸村孫松坪張匠門趙蒙泉張南華六君子者相繼出皆彬彬具體與勝國先輩以詩爲餘事者有異就六家中最工莫如松坪先生左太冲有言曰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登高能賦者誦其所見也中有所志外有所見而假於詩以鳴似若無取乎古人者然沈休文叙次兩漢魏晉及南朝之詩人而總之以爲飈流所始同祖風騷天兩漢魏晉及南朝之善詩者亦不過各寫其所志所見云爾於風騷何與而休文斷然言之蓋古今之心一也中有所志外有所見而假於詩以鳴迨夫造意鏤

詞結體布格之旣備而以絜諸古人靡有不合者也若其本無所得而斤斤焉求離合乎古人雖取徑不一而其失則均松坪先生之詩枝條豐縟光澤鮮好徐而察焉則凡夷愉悅懌於邑屯結其所志者皆可考而知也凡平生經歷自山林而邊塞而館閣其所見者皆可述而志也蓋根本自得而能多師以爲師譬若蜂之釀蜜蜜成而不見有花信乎其工矣先生初名翹夢人書致彌二字示之更今名字愷似別自號松坪居士早以國子監生

膺

聖祖特達之知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未受官遽歸
年四十餘成進士選入翰林坐事去官後得白終
侍讀學士集曰杖左堂集別有未申集先生被難
在未申兩年故云今皆掇入全集又有梅泚詞別
花餘事詞衲琴詞先是趙先生三張先生集已刊
行今先生外孫程君宗傳復盡刻先生詩以傳於
世而菊隱先生集卷帙甚繁今里中雖有鈔本莫
爲刊布將就堙沒斯文之有幸不幸豈不重可慨
與予尤嘉程君之志故附著之

西莊始存稿卷十六

西莊始存稿卷十七

序

張少華詩集序

憂悲愉喜夫人而有之光景物色隨所處而遇之
惟工于言者爲能極其所至而傳之若此者才爲
之乎情爲之乎情不深則無言或強言之人弗感
也然則情者言之本也才將緣是而萌茁焉雖然
請言其用夫邃古之謠諺蹙蹙而不能成聲才未
開也小夫女子片言極致而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才有所圍也即使爛然具體入著作之林矣而猶

或甘辛異宜丹素各適無他其才偏至而止也是則能達其情者非才不爲用有深于情而絀于才者矣未有才之至而無情者也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璫珮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華之爲雕綺素之爲布菽自非懸解超覽之士孰以與于斯乎今世之詩人多矣吾友張少華之才之妙蔑有能兩之者也其體氣故高格復日變而不窮含洪并纖鎔爲一器譬之天孫五色之雲錦化人九天之欬唾機杼獨出珠玉隨風茲非其才爲之與張子齒未逾中年遊不越千里所更涉之憂悲愉喜物色光景宜若無多而挹其波瀾若無涯際自茲以往讀書日富更事日深解悟日遠元微之稱少陵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者夫亦何足爲張子難哉我國家景運懿鏘文思橫被人才蒸蔚如山川之雲氣春夏之草木雷雨頽傳羽翮者麻列藝林而張子適生其時海內愛才者將褰裳以就焉而予以蹇鈍之質憑軾而觀即張子一集而卜人才之日起也歡賞欣慕不能自已輒從而誇歎之如此

王琴德詩集序

予少攻詩祖構一隅於古作者之波瀾房奧懵然未有所得其後與琴德遊上下其議論不覺心開目明始能稍稍窺見六義之旨琴德之言曰詩之爲教雖小夫婦人一語稱工輒能傳世而論其極則學士大夫窮老盡氣翦刻規撫而往往不逮斯其故何與宋元君之命史作畫也其始儻儻然不趨其旣解衣而槃薄鄭師文之學琴也內得于心而外應于器彼皆全乎天者也文章之能事惟詩境爲最濶而其感人亦最深若唐宋諸大家詩外皆有事在當其休乎天釣而根器學問心精骨力

悟詣才鋒遂種種涌現于詩中後之人逐影而求之詎有當與琴德性情篤厚神觀飛越妙解獨契照見古人心髓于千世之上與酣落筆急起而從之故持論如此蓋其宗法之高鑪錘之妙皆勝予數十籌而餘子之退舍卻步又無足論矣曩丁卯歲初與琴德會于金陵旋別去自後離合不常已巳庚午同客吳門予居桃花塢琴德寓滄浪亭畔間數日輒相見詩篇訓和頗多甲戌同舉南宮子留京師而琴德轉客濟南予送之廣寧門外執手悵悵不能別佇立道旁望其車塵漸遠乃躑躅歸

寓回思愴恍如昨日事蓋我兩人之別未有如是
之久者而琴德別後詩益奇奄有衆長不名一體
挹風騷之趣規開寶之格而變化縱恣出入于坡
谷之間中有天焉不可以人力與也予入都以後
所作如拙工之畫俗師之琴舐鉛和粉鉤絃柱指
而已矣其天不存焉蓋獨學無友故所得日以頽
墮回念昔日相從山游水泛途嬉巷飲每遇會心
狂呼大叫頭沒杯案中未知平生何日得再續此
樂序琴德之詩以貽之庶幾琴德之有以進予也

陳太暉青柯館集序

乾隆庚辰我 國家萬方送喜慶典稠疊 特開
恩科試天下士於其鄉而平湖陳子太暉哀然領
浙江解首攜其所刻詩曰青柯館集者過余宣武
門邸舍乞爲之序予不敏謬爲四方君子使定其
詩者多矣獨于茲集乍攬而聳然異之徐味焉而
灑然心愜也夫詩無真意則塗澤稗販皆爲假合
固不足道也而稍能攄寫胸臆則又往往俚鄙樸
僿辭不足以稱其情打油釘鉸去大方日遠矣太
暉 國之俊民家之才子天情開美逸思雕華譬
若瑤林瓊樹未嘗求異於凡卉而抽蕤布條鬱然

西苑文存卷之七
獨秀陳子之詩洵非風塵中物色也然陳子之志則豈徒以其柯葉蘊華之奇擢秀一時而已哉蓋有根柢焉今夫柏之爲木有銳葉者有圓葉者有側葉者又有松葉柏身者曰樅柏葉松身者曰栝皆柏之類而又各不同此如詩之平淡濃奇短章大篇格律體製紛然雜出而各不相襲也然其根柢槃深則無不同而薄植者無與焉當其生于兩石之間更萬歲而不大若乃生之得其地上枝摩蒼下根拂黃霜皮黛色自拔于雲霄之表杜少陵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者是也集名青柯意在斯

乎塗澤稗販者如日及之朝榮而已矣俚鄙樸僿者雖麗有生意如社中之櫟其大蔽牛而終于不才嘻此太暉之所以異也抑更有說焉松之離奇近于狂而柏之質直近于狷太暉有取于少陵詠柏之句也意者不爲狂而欲爲狷乎離奇者人之所惡質直者固不甚諧俗然人亦不惡也夫然故能深以固靜以壽一旦國家將構總章合宮營建章景福將必于如銅如石者是求即不然而偃蹇于空山窮谷之中其如銅如石自若也太暉勉之徒曰詩云乎哉

凌祖錫詩序

吳中詩人凡數人予皆友之於其中單出獨豎以風骨擅場者則推凌子祖錫昔唐人選詩惟殷璠氏英靈一集高於諸選其品隲盛唐諸家多以風骨爲言蓋詩之爲道主於發揮志節藻暢襟靈類多出於孤立行意者之所爲假令齷齪小夫其中未必有而強效昔人之章句縱復葳蕤可觀有識者或從而薄之無他風骨不存焉爾凌子之爲人海懷霞想蕭澹跨俗讀書而外好爲山澤之遊梯高涉深別有會心放而爲詩往往逸思奔發轡轡一切其與數人者雖相視而笑若臭味然要之角然天出獨自成其爲凌子之詩則凌子之風骨爲之也所得如是洵可謂經奇者矣予舊疾未平頽唐自廢若數人者氣盛志銳咸能追逐古賢而凌子之詩排纘先就予因推明其不屑苟同焉者爲是說以貽之

張芸墅詩集序

癸酉冬復有出山之志至京師未數日得吾友王穀原又數日得張芸墅予居椿樹巷芸墅寓隔一巷也與穀原數過焉其時予所與遊者兩人而已

甚恨其少未幾芸墅別去明年穀原去自是以來
至于今居京師八年矣而所得之友無幾然後歎
前者旬月之間而得兩人之爲甚多也芸墅有才
子曰燾旣入翰林從予遊奉芸墅全集以來凡千
餘篇予發而讀之益聞所未聞芸墅衿趣超邁即
之溫溫然而胸中希高振奇羞與齷齪伍故其詩
有逸氣翔視橫拂側出于行墨之外而不可羈勒
也性好佳山水簷笠所至捫巖歷壑出窈入冥故
其詩刻劃崖窾妙于形似讀之者不啻披圖畫而
得臥遊也以朋友爲性命死生契濶白頭如新故

其詩送別懷思贈酬和荅悃欵敦素情餘于言一
往而深迢迢盜盜使人味之無極聞之動心也所
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或謂近代宛陵之詩
長于解悟嶺南之詩長于風力芸墅生宛陵官嶺
南風流之所漸見聞之所涉亦有以助之夫芸墅
之胸中固自有詩縱居窮鄉絕域何必不工獨其
好之也專取之也博居鄉時輯宛雅一編攬撫宣
州文獻略備以寓其尚友之思過嶺後偕蘇瑞一
羅天尺輩攬環結珮好事者爲繪論詩圖以傳于
時所謂不薄今而愛古者蓋芸墅之性情在焉顧

子與芸墅京邸暫聚大海兩萍數載不可復合何
日復相與酣嬉歡噓如椿樹卷時乎

少司農裘公使浙集序

今天子已巳之春金川平定崇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分遣廷臣祭告名山今少司農
新建裘公時方官官尹實膺南鎮會稽之命記曰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而
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其中兼有五嶽祀典尤重
南鎮非嶽也春官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祀山林
二者有異意者作鎮之山列于嶽者則用血祭不

列于嶽者仍用貍沈理或然歟而堯典又曰望于
山川說者以爲告祭然則國有慶典遣官代祀亦
告祭也公旣蒞事歸輯其紀行之詩爲一卷曰使
浙集竊嘗論之詩之興寄往往因境而移刻畫泉
石者易于清新而未必能雄偉雍容臺省者務爲
瑰麗而患不能超妙計惟奉使之臣感恩戀闕必
有優渥之言而星軺所屆又得名山大川以攄豁
其襟抱則于詩家爲宜然今之行人其詩歌可傳
者卒尠何耶天機未高胸次凡猥當其銜命出疆
有簡書之責有川涂跋涉之勞翻若迫窘詰屈無

暇寄情于江山翰墨間者由斯以談詩之道豈繫乎其境哉夫是說也第可爲中材言之而名賢達士初不以是概也予讀公此集其模山範水之作鏤空繪虛幾欲與苦吟之寒士較其工拙而至于紀述功德敷陳典禮端端皇皇又非若么絃偏韻徒斤斤摹寫于一邱一壑之奇者然則公之詩固不借助于境而亦非境之所能域者歟 本朝稱詩者羣推新城王尚書尚書以康熙甲子官少詹事奉 命祭告南海撰粵行三志皇華紀聞又刻其詩爲南海集今公亦以宮端代祀與尚書先後脗合而詩歌之工又如是後之學者讀公此集不知以爲與南海集何如也

金軒來函風月令詩序

全椒金子啓南字軒來以善詩稱頻年客蜀轉客京師所著遊稿甚富頃復自出新意取詩函風及小戴禮記月令篇拈題賦之得五言八韻律詩如千首律之細韻之高一時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考之唐試帖命題雜取載籍罕有及六經者間有如鶯出谷之類則又委巷流傳爲大雅所弗道蓋詞賦盛而經術衰故貞觀義疏之學終唐一代傳習

者甚寡

今天子金聲玉振以實學爲海內倡更定取士令式丁丑禮部試貢士首以循名責實發題蓋欲學者削煩除濫崇雅黜浮由記問辭章而徐進于研經窮理之地

皇極之敷言垂訓深切如此軒來之爲是編也取經義而鼓吹焉笙簧焉于有韻之文即具訓詁之學庶不致于務華而撥其實也且此二篇者稼穡艱難之象欽若茂對之理靡不具于其中取而詠之不與責實之

訓益有合乎昔者杜氏仲連有月令詩一卷載于通志今已無存至幽風前人雖未見吟詠而明初林子真嘗繪圖五幀藏于秘府是編出一洗唐人命題之陋可以補仲連之闕而與林氏之圖並傳矣

家盤溪小停雲館詩集序

曩予與盤溪山游水泛靡日不同泊予浪迹四方北則齊魯燕趙南則荆楚閩越與盤溪別甚久而盤溪居閑養痾品日高藝日工士林交推重焉予服闋里居始得與盤溪復尋宿好讀其詩已裒然

成集直將追蹤前哲不僅雄長一時已也昔人論
吾家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蓋詩人之作繪形
于色象之外寓意於煙墨之餘實與六法宗旨相
爲表裏古之兼工詩畫者摩詰而外坡仙米顛及
趙吳興董華亭其尤也而吳中則莫如待詔文衡
山先生予觀其甫田集清真古淡詩品之高與畫
品同千百年後挹其清芬有餘慕焉而盤溪生衡
山之鄉私淑最切顏其讀書處爲小停雲齋即以
名其集盤溪畫品固直逼衡山矣而詩復峻潔幽
秀冲和妍雅當更與甫田集並傳也然則觀于盤

溪之詩畫兼工而或謂藝之至者不兩能豈篤論
歟觀于盤溪之希風待詔而或謂古今人不相及
不又成虛語歟嘻人生歲月飄忽前塵影事無一
可據爲我有也惟翰墨文章流傳最遠此何良俊
所謂衡山常在天地間是已回憶二十年前予與
盤溪聯牀話雨拍肩把臂轉眼如昨而吾兩人皆
非少壯人矣盤溪獨能以其詩畫自寫須臾留之
藝苑予不勝欣歎遂爲題其端盤溪名廷奎由名
諸生貢入成均所居曰盤溪草堂學者因別呼盤
溪云

魏生詩序

聞之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蓋聲詩之道本乎風教關乎家國君父之大非獨山林長往幽憂侘僚不得志者所能工也士君子生逢盛際苟具能賦之才即其異日之對揚明廷敷陳絕業可卜焉歲戊辰

天子肇舉東巡大典登臨所及

睿藻煒煌而高淳魏生恭和

御製殆遍都爲一編鋟諸木將以遍于當世之公卿而謁予爲序生草莽之臣也賡和

天章大夫之職也予於此可以得生之志已夫風騷之作類皆發乎忠愛之思卷阿天保已爲後世應制奏御之作導夫先路生雖跼伏衡茅然當此千載一遇之會其忠愛之思勃鬱而不自禁固宜其長言詠歎惟恐不足將所謂可爲大夫者非歟生居石臼湖南煙波耕釣足以自樂懷文抱質詎患終匿而不出邪對揚明廷敷陳絕業之事生其勉爲新詩靜以俟之

鄭慎人燕中懷古詩序

今京師爲幽薊舊壤在漢爲冀州在唐爲范陽遼

金元明以來荒墟廢壘斷垣殘甃遺迹尤不可勝數修地志者主于紀事載實而已至于登臨憑弔永歎長言則惟托諸詩歌爲宜自昔燕山懷古之作惟陳子昂盧藏用諸篇最著其後范致能充通問使其詩亦能具體若王秋澗趙滄水元遺山郝陵川程雪樓姚牧菴盧疎齋之流留題覽古更彬彬盛矣莆田鄭慎人客京師別出新意取諸古蹟各爲一詩其意主于懷古而體格則樂府遺聲也長者數百言少或數十言以著書之筆論事之識而一寓之于詩不特使登臨憑弔者讀之低徊感歎足以發其遐曠之思而隸事之工持論之正抑亦地志家所莫能遺也慎人夾漈之系著述頗有家法此一編者特其碎金爾序而刻之以貽好事者

紀心齋啼猿集序

予居京師殤子女五人紀侍御心齋時相過慰藉時侍御逾四十未有子也其後持服南歸服除得一子重挈家口北來而所得子亦以痘殤乃出所著啼猿集示予予讀之爲侍御悲兼自悲矣予之悲悲其所喪之多假令如侍御之喪其一不若是

悲矣侍御之悲悲其所得之艱假令如予得子之
易亦不若是悲矣骨肉之愛至重也何以若此蓋
天下豪者之愛其子每甚于窶者豪者以多子爲
福惟恐或損之窶者以多子爲累喪其一未必甚
悲也必如予所喪之多而後悲焉豪者多畜妾媵
得子甚易而偶失之則以爲大戚窶者得子易則
賤而忽之不甚珍惜也必如侍御之得之甚艱而
復失之而後悲焉夫骨肉之愛而以所遇分厚薄
亦可傷矣乃天子豪者輒多畀之以子于窶者反
從而奪之嗚呼何不平之甚也豪者多不能爲詩
窶者深哀永歎多借詩以發之吁詩果足以紓予
之悲乎哉究之亦何補于亡者也夫悲之而無補
于亡者此其悲之所以無終極也

袁漢初壽序

士之所重不必名位也其事親不必祿養也然爲
親者多以是望其子歐陽詹之父母詹在側雖無
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
今之欲仕者于古人所爲求志達道拜獻成身之
義一切姑置勿論但就其爲養之一端言之庶幾
猶爲近道者與彼其汲汲營營惟懼不得疑亦君

子之所弗譏也雖然祿養有命不可必得也假令
樵山釣水差足以給勤身力作以奉甘旨所謂力
養非耶士之舉于行省試于禮部也不下數千人
一旦通籍授官歸拜其親捧檄而趨庭衣錦而舞
綵閭里指日以相夸詡斯亦奉親之至榮也斯榮
也橫目二足者往往得之而袁君蕙纒力學治古
文五試禮部不第將納履而歸爲其親漢初翁壽
恨連蹇不能中有司程度以一當親意求予爲
文歸而張之壁以侑一觴予雖不識漢初翁觀其
子之志于古意其人亦必賢者也夫古所謂行義
成身而仕者在蕙纒既有所未暇及而世俗之捧
檄而衣錦者命又不能致也不得已而言力養則
蕙纒又酷貧無山可採無水可釣即欲剷桑藝秫
牧豕呼牛亦不可得吁蕙纒可謂窮矣所藉以博
其親一笑之歡者惟此區區一序惜乎予之羈窮
孤特其言無足重輕不能慰漢初翁以申蕙纒之
志也

吳母程安人壽詩序

吳君二匏之賢母程安人守節撫孤四十年辛巳
四月七十生辰徵詩四方作者數百人二匏彙成

一帙屬予序之予觀古來才士之工于文者每樂得奇節偉行而爲之摹寫然後其文足以聳動觀聽增長氣燄又或旁采巾幗中之幽光潛德以發揮其筆力若李習之于高愍女歸熙甫于張貞婦恒沾沾自喜三致意焉甚矣文章之傳托于其人事以爲重也 國家致治之極遠邁隆古天下純純然安其分守其職士大夫于道德氣節事業功名皆無可以自見非人才之不及古也旣無險難閔凶之遘于其前則亦不復有艱苦卓絕之行以震耀人之耳目而蘄峻之筆奇偉之文亦幾于

無所用降而求之意惟巾幗之中尚有潛隱伏隲可供紀述者與安人之稱未亡人也年二十九力持門戶以母兼父師二匏承安人教鵲起藝苑乾隆丁丑 御試高等賜官禁近遠近皆稱安人苦節之報也如安人所樹立可謂難矣然其所行實皆庸行非有犯危難蹈湯火之烈也雖然彼犯危難蹈湯火而甘之如飴竟伸其志者亦不過各求其心之所安焉而已矣奇之至而實非有所改于庸也若安人之守節撫孤四十年如一日而親見其子之成立庸之至而要非有所歉于奇也然則

謂必待奇事始足以發奇文此特才士之結習簸
弄柔翰以取名者之所爲而儒者之文不爾也夫
以安人之高節持之堅守之壹其後日之膺旌受
封皆意計之所不及料而况名譽之播聞乎徵詩
四方以發揮而揚厲之者二匏志也于安人何有
焉

西莊始存稿卷十七

西莊始存稿卷十八

記

重修蘇州府大堂記

蘇州府治廳事創於唐乾寧元年自唐歷明迭有
興廢 國朝順治初始重構大堂迄今復百餘載
堂漸圯棟橈榱折丹粉剝落風雨濺漏過者惴惴
焉厭覆是懼乾隆十六年閏五月郡守劉公以曹
州守銜 命移任是邦甫下車見堂圯不治怒然
憂之念政務旁午未遑也逾年利興弊革案無留
牘乃請於大中丞莊公出罰鍰所儲鳩工庀材撤

其舊而新之教授萬君佐其役築榭來窟瓦甃釘
鉸之屬必躬視焉毋有苦窳旣歲事請予記之予
於是慨然歎公之能識政體且敏於其職而又以
知一時涖斯土者上下共濟之誼因以慶吳人之
遭郡之有堂也教令於是乎出賦役獄訟於是乎
理合郡人士於是乎辨等威而尊瞻聽所繫綦重
矣矧蘇州自昔號大郡今日更甲於江表其人物
殷庶山水秀異冠簪萃聚財賦繁殖咸稱天下首
乃府治之堂顧聽其撓折剝落濺漏厭覆之爲虞
其曷以稱惟是政體之不明媮爲一切苟且之務

將必置增葺爲後圖即或有意整飭而翫愒退縮
繭然而疲亦將中輟劉公以詞臣負開濟略屢典
劇郡獨能舉百餘載幾廢之迹而繕完之雖因舊
而功不減於剏詎不偉歟抑又思居官者有所興
作貴上下協和苟在上者或從而掣其肘俾不得
展布其僚屬又莫爲盡力即有志欲爲而亦難以
集事惟莊公以起廢爲必不可緩朝請而夕報可
萬君又左右贊助之斯其上下共濟之誼尤卓卓
足述者予聞明宣宗朝周文襄忱撫吳倚任郡守
况公鍾若減浮糧開水利諸事况公請之文襄主

持之故吳人蒙其利今吳復得賢中丞與賢郡守相與以有成推此以修舉廢墮何事之不可集予能勿爲吳人慶邪工始於壬申五月斷手於八月計糜白金若干鎰莊公名有恭廣東廣州番禺人劉公名慥雲南永北人萬君名卓常州武進人例得備書

重濬常熟縣福山塘記

常熟爲縣舊號澤國南則震澤之水以縣爲委輸而西北枕大江東接滄溟江海吞吐有二十四浦引其流以備旱澇其最大者爲白茆浦次則福山

塘塘起邑城鎮海門四十里抵江門漑兩岸田數千頃抑江海之蓄洩皆資塘塘塞闔邑俱病則仰是塘者幾數萬頃明永樂間夏司農原吉姚黃門伯善伍僉憲福先後疏濬久而復堙萬歷中耿侯橘始大濬之侯纂有水利書顧亭林先生歎爲精心農政者也 國朝康熙十九年雍正五年出帑金重濬者再工小未復其故且塘納海水潮汐往來一石而泥數斗較他水尤易淤迄今復二十餘載遂爲沮洳蓋其害有三焉無蓄洩之利隔并游臻田以不治害之最大者一行旅不達江北通泰

二州估舶貿易者皆裹足其害二福山白茆諸鄉
距城遠民納穗秸者舟楫不得通襁負輸將因重
困其害三辛未之歲郡守劉公廉得其狀乃躬歷
邑境同邑令李君相視情形士民咸踴躍願計畝
出貲以襄事遂請於憲司酌定章程以法懲奸宄
之撓阻者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以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竣工從城北門福履橋
至福山南門柵口凡四千四百八丈深六尺面廣
五丈底廣二丈五尺縻白金一萬三千一百五兩
有奇是役也僉謂劉公實終始厥事以嘉惠兆庶

厥功不訾公蹙然不敢當既又念茲事不可以無
傳俾予爲文記之予惟農田者民食之本也水利
者農田之本也言水利自秦漢以來如鄭白之渠
樊惠之渠咸傳爲歌謠足垂百世之利宋元後水
利尤重於東南築圩開浦之法前人言之詳矣惟
海虞之水前人皆首重白茆而管氏之記謂福山
要害不在白茆下蓋白茆者承震澤以入海福山
者引海以溉田勢有並重不可偏廢也然則復夏
耿諸公之成績俾斥鹵化爲膏腴劉公之盡心於
民者如是可謂知本計也已公諱某雲南永北人

西華女在利
乾隆丁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知四川順慶重慶山東曹州三郡遷蘇州今擢常鎮揚通道按察使司副使

泲墅關義學記

姑蘇泲墅關舊有義學初自明嘉靖庚寅權使方公鵬萬歷間李公佺臺洪公啟初先後廓而大之立夫子廟三楹輔以兩廡屏以戟門縈以泮水夫子廟西爲堂三楹扁曰明善爲諸生肄業地詳見繆先生昌期記中入國朝因而弗改春秋丁祭及諸生膏火俱權使以羨餘公帑給之乾隆丁卯

大中丞安公復捐貲增葺規模燦然春誦夏絃樂羣敬業彬彬稱盛焉壬申之秋有妄男子爲社長建議以西廡改社倉復欲改明善堂作會計出納所二百餘年作人造士之緒將一旦廢墜士民咸不平相率號於當事時安公以織部攝權使即以書抵郡守劉公言其不可公嚴飭別擇倉地義學獲全於是遠近慕義爭輸白金若干重加繕治梁柱朽壞者易之丹粉剝落者新之工竣乞予文勒諸石予考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後世學校與古寔殊而義

西華如存和 卷一
學之設猶有家塾黨庠術序之遺意蓋其制特近古且許墅之學尤有切而不容緩者其地當九達之衝舟車所經大估游客所萃其多忭之俗詰窳媮生之習相煽成風惟設之學以儒術漸摩之庶足葆其淳樸之氣今賢公卿知俗吏刀筆筐篋之爲不足以化民成俗力排浮議而存之於以振興儒術爲士民勸而一時士民聞斯令者皆踴躍悅服樂趨厥事亦以見人性之善而天下舊章成憲之無不可復也是役也爭先捐助者陳生之楷等若而人而董其事者爲夏生潢施生夔王生宗濂

云

永豐縣學記

廬陵之支邑曰永豐縣縣有學屢徙而未定其先創自宋至和間在縣治西南紹興七年遷縣治東十七年復遷縣治南即今重建址也自宋歷元明迭有興廢至 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夫子廟年久圯壞乃改爲崇聖祠其齋署如故而移建夫子廟於縣治左顧偏處闐闐湫隘囂塵特出一時權宜不足爲經久計乾隆十三年知縣事江侯伍圖決意請復遷原址而重建焉又念原址瀕於江多水

西華女在科 卷一八 六
患前所建皆庫陋故煩屢徙乃廓大之倍於其舊
閱三載工竣縻白金一萬八千有奇中爲夫子廟
廟後爲崇聖祠前列兩廡其他尊經藏書祭器樂
器有庫大成有門名宦鄉賢有祠省牲齋宿有所
禮門義路有坊有泮池有戟門其左爲明倫堂爲
奎文閣爲忠義節孝等祠爲射圃繚以周垣其外
築隄三十三丈以捍水又創置學田二百畝有奇
以給生徒膏火費壯麗堅緻彤彩鴻紛釋菜告成
遠近歡躍乃礮貞石乞予記其緣起稽古成均之
法旣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至於鄉大

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各掌教事比年入學
中年考校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嗚呼盛矣迨其衰
也青領佩玉之士廢其學業去而乘城見闕以候
望爲樂於是學子隨而思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
不嗣音蓋刺學校不修也洵乎化民成俗之本學
校爲首務已今 國家承平以來
列聖重光表章正學以儒術爲海內倡大化翔洽
百有餘年於茲天下府州縣衛莫不有學其制蓋
猶然族師閭師比長之遺意而永豐一邑猶以規
制未備爲憾江侯懼學子之將去而不嗣音也獨

西莊如存稿 卷一八
舉垂廢之緒一旦力振興之非能深識化民成俗之本而勤於其職者與且永豐夙稱人文秀異地歐陽文忠公實生其鄉其文章風節爲一世所宗今重建斯學凡爲師若弟子者誠能服習鄉先正之緒言由是以蘄至乎聖賢之路比年而校之小成大成之盛必有復見於今日者予故樂睹其成而以蘄至于古者爲此邦之人士勸焉

儀徵縣許氏五世建學記

建學有司職也好義者或率私錢以助役亦間有之獨儀徵許氏以五世建學聞儀徵地濱江介爲

江淮發運所人習鹽筴許氏世有善行不與衆商伍縣學舊在城東明洪武初因州學址重建萬歷初知縣事樊養鳳徙于資福寺基明末頽廢國朝康熙乙卯許氏有贈中憲大夫承遠者創建大成殿及兩廡承遠病且卒命其子中書舍人松齡續建明倫堂甲子松齡建堂成并葺居仁由義二齋甲午松齡子附貢生候選知縣彪復建尊經閣製藏書之櫝數十購經籍貯之雍正乙卯遭大風棟楹稍摧剝彪之子候選州判華夫復捐貲繕治癸酉華夫之子舍天球又增葺之來乞言于序

西華如不種
今自習俗之媮也貲郎估客坐擁厚貨拔一毛利
天下有所不爲而土木之費多施之浮屠老子之
宮往往金碧構架聳出乎飛巖絕壑之表而黌序
傾撓蔑有過而問焉視許氏是舉可以愧矣且若
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一家之事
其成之猶有難者許氏以一邑之事爲家事而復
世濟其美勿替引之俾師若弟子咸得有絃誦地
非仁人之用心歟昔者文翁治蜀興學校旣去吏
民思之爲作學堂于其側彼當官盡職者其賢猶
傳于後世許氏于學非有職守而勇于義如此其
將與斯學相爲終始又可信已故不辭而爲之記

戶部土地神祠記

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神祠之不見于祀典而
莫能廢者土地其一已古土地之祀則神州地祇
社稷是也後世旣以神州地祇爲一又祀社稷矣
乃又以守土之神爲城隍其名始南北朝見唐張
說杜牧李商隱之文又因城隍而析之爲土地按
其名似城隍小于土地而其實則土地反小于城
隍城隍惟郡邑有之而土地則一解署一聚落皆
得祀焉于唐以前未之有也惟朱長文伯原稱唐

石刻燃燈經在汾州衙土地廟中韓琦安陽集有祭贄皇縣太平鄉北馬村土地神文晁補之雞肋集有祭亳州土地文鄭俠謫英州賃居明化僧寺有賽謝明化寺土地文而朱子文集亦有祭土地文則此號蓋起于宋時而明亦祀之雖不載于正史而見于正統間之童謠所謂雨帝雨帝城隍土地者是也戶部署向有土地祠明天順間建尚書年富侍郎薛遠實董其事湖廣清吏司郎中江陰卞榮爲文記之歷久且廢乾隆丁丑秋協辦大學士大司農蔣公溥少司農劉公綸相率出錢重建旣成闔爽過于其舊神用悅康歲時祈賽克稱焉夫土地之所從來旣非一日而戶部爲周禮地官之職其官爵勲階實定于唐一戶部二度支三金部四倉部今分直省十四司即戶部屬也銀庫緞疋庫顏料部即度支金部倉部之意也而徭賦職貢之方經費調給之算藏貨贏儲之准悉以咨之亦與古無殊其事較他部尤繁所繫尤重然則神之以妥以侑以福吾人所益多矣今者秋祀斯所寧惟神之靈有所依抑亦合署之慶也是爲記

吳縣陶氏義莊記

所貴乎鉅室甲族者儒碩彥者爲其能敦任恤樂
施予以芘其宗人俾緩急有所恃賴而其人亦遂
爲一鄉表率風漸俗摩日進于淳龐篤厚之地厥
功甚偉故國家特設爲異格以尊禮之斯足貴也
昔我

聖祖首頒惇睦宗族之訓越若

世宗則有樂善好施之旌

皇上御極以來凡出粟振饑者或給與職銜章服
或爲建坊表其門閭烏頭綽楔具載璽書以爲光
寵蓋士之爲義于其鄉者出于其心之誠非有所

求于上也上之重義舉而爲之旌別不使與齊民
齒將以風勸薄俗非有所私于其人也上下交相
待然後風俗成焉吳縣陶氏其先世在明初爲鳳
陽勲衛官其後有靖侯公以龍驤衛千戶調蘇州
衛右所永樂中征交趾陣沒交趾平卹死事賜葬
吳縣華山之麓實爲遷吳始祖迄今將四百載支
派蕃衍中人之產數分析則不繼鰥寡孤獨廢疾
者莫能養也于是故候選員外郎諱篠字渭陽捐
常稔田一千餘畝以贍族人又出白金二千餘兩
屋三十餘楹以爲要會出納之地乾隆十五年江

蘇巡撫奏其事得

旨議叙以原銜升班先用嗚呼以一人一家之事而得上徹

宸聰綸章特賁何其榮與豈非以睦婣任恤之誼有足爲風俗勸者與陶氏之爲吳中著姓而非徒擁厚貲者所敢望蓋以此也慨自太宗繼別族食族燕之法廢凡古所謂宗以族得民相與攜持固結而不可解者其道漸不可復矣義莊之設宗法之變而合乎古者也在宋皇祐初范文正公實勗斯舉錢公輔記之載于宋史及東都事略而歐陽

公作神道碑不著其事者偶遺之爾厥後東陽陳德高設于開禧間記之者渭南陸氏無錫華雲設于明嘉靖間記之者荆川唐氏也然古之爲義莊者未聞上之人有恩數以表之也故陸氏之記深慮夫爲善者之無所勸而致望于府牧邑長丞掾曹吏以及其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爲之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今陶氏之事遂得發聞于朝親承溫綽遠邇聳聽視府牧邑長丞掾曹吏之力豈不相什伯與于以見我國家以重民爲家法政教所被靡隱弗達如此故澆漓之習日以革

惇叙之風日以懋有自來矣蓋非獨爲陶氏一家之榮而已也渭陽哲嗣爲我友夔典力學砥行爲名諸生曩與予定交京師臨別屬記義莊本末諾之未果今年郵寄事略一冊屬其兄在衡復以請遂爲撰次如右云

嘉定縣移建育嬰堂記

育嬰堂收養棄嬰自順治十七年以來累奉詔旨著爲令嘉定向置于城內東南隅垣宇庳隘乳婦無所棲多攜嬰各歸其家月朔赴堂支雇直而已以故乳哺但存空名司事者無由鉤稽久之

且就圯矣又其地曠少居民僉謂不便乾隆二十九年里之善士相與謀曰今欲永善舉必得善地而憚遷改惜勞費事曷以集廼告于邑令具以白監司大吏擇城隍廟東隙地移建焉地當孔道諸務易給諸善士各捐白金如千鎰旣構堂于中復翼以門廡廊舍庖湑井匱畢具落成請予記之予考王制有曰幼而無父者有常餼月令則曰仲春養幼少存諸孤而又有所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之文夫僅以春養而言則三時尚有闕豈上之人歲一舉行而餘時則聽民之自爲經理與若常餼

其費甚繁不知何從而出也周官大司徒保息之政有六先以慈幼鄭氏注引越語范蠡之策以說之產子三人者與之母二人者與之餼意蠡爲報吳立此權禮而亦有所因故鄭氏援以說經與要其條目之詳不可得聞矣今茲之恤孤保赤蓋猶然春養之法保息之意焉予又伏讀

皇考世宗上諭因京師廣寧廣渠諸門有育嬰堂敕郡邑未建者悉補建又必擇通都大邑人煙稠集之處行之然則堂之移于此不特協經義亦遵綸言也諸君子好義種德踴躍趨事自今以後資

用日以贍條理日以密可爲經久之計非盛事與嗚呼天之道樂生而惡殺是故兩間皆生氣也人心一生機也古之聖人欲使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物之遊于其宇者咸悠然無天闕摧折之患此其道甚大而其運轉天下者甚微彈丸下邑掇十數黃口飼之事若細甚然而惻隱之心人所固有

一命之士心存利物于事必有所濟不可于此徵其端哉登是堂者睹幼孤之遂長樂疢癘之不生有不欣慕喜悅油油然動其心者哉洵乎人性之大同而爲善之可樂也其捐金倡義者爲俞復軌

楊隆吉周宏遠嚴錦堂徐裕昆若而人屬予以文者汪蓋思也

重修滋陽縣大堂記

乾隆某年新安朱君謁選得滋陽令入其郭草礫交於衢登其廳事棟宇庳且侈漏剝落焉爰詢之寮吏則皆曰斯堂之立也一修於明宏治中胡侯縉再修於嘉靖中江侯應昂今二百年於茲矣凡令斯土者視去其官如逆旅傳舍置增葺爲緩圖斯堂之廢不治固其所爾朱君喟然者久之逾時政浹案少留牘乃節縮月俸所入撤其舊而新

之窳榱桷腐瓦甍釘鉸之類必躬視焉母有苦窳工旣竣屬予書其顛末予惟海右之邦究稱雄鎮而領縣則滋陽爲首古之陋巷近在縣南闕黨達巷在城北舞雩在城東南此皆禽父之所治而孔顏之所居也其南池東門則又李白杜甫之所吟眺也從來多古意不信然哉夫縣治之有堂乃一邑發號施令之地荒而不治將曷賴焉且滋陽之小人號鄙野難治將欲尊其瞻視非崇基立觀以示之非所以端治體也朱君子政理之暇修舉廢墜率作興事可謂盡心焉耳矣落成之後堂東西

西莊始存稿卷十八
庫及廨舍左右廂次第就理又泗水自龍灣河口
入境環東北隅至金口壩折而西亦率私錢甃以
石蒼龍臥隄桃花夾岸再還舊觀因其事並系邑
中遂牽連附書之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西莊始存稿卷十八

西莊始存稿卷十九

記

鳳凰山種松記

具區爲東南巨浸中有東西洞庭兩山最奇東山
之麓別名鳳凰山其村曰官莊東接旣里西距莫
釐峰南爲錦鳩峰而其北則三萬六千頃風濤浩
淼彌望無際蓋山之奇盡於此云宋元以來吳氏
世居鳳凰山明處士某因山勢之蜿蜒起伏植松
數萬株景色益奇而行者亦得所休憩焉康熙三
十年水溢松漸凋姦民緣以爲利斬伐殆盡過者

咸惜之上舍某處士耳孫也敏而篤於義復捐貲
植松未幾皆作龍鱗蒼皮黛色蔚然改觀矣憶予
昔戊辰之秋挈舟入五湖沿查灣至碧螺峰人煙
水石枇杷橘柚掩映層崖疊巘間振衣登莫釐峰
長瀾蕩瀟亂山回合遙望西山在煙水空碧中若
十丈青蛟盤舞而來信乎爲吳中奇境之最而獨
未至鳳凰山今聞吳君之居復有數萬長松錯植
林麓爪甲之而盤拏雲表他日儻復過此山撫茲
松以盤桓其爲奇又當何如也吳君是舉也承先
志全奇勝庇行人三善備焉懼其事堙鬱不彰將
復被斬伐俾予大書於石而鑱之封植嘉樹以無
忘先志尚有望於後之人

耿氏家廟記

王制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鄭康成以爲
大夫三廟謂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
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
下士名曰官師者而上士則二廟蓋諸侯支子爲
卿大夫或自他國來者或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
者皆爲別子苟非庶人皆得立爲宗家廟之所由
昉也古矣給事虞城耿君行已立朝俱爲一時所

西華女在私 卷十九 二
推尤加意於報本睦族之大耿氏於虞城爲鉅族而家廟未建給事之尊人太常公每以爲念給事仰承先志思營構以貽久遠顧洊歷宦途未能也其後解組歸田乃力圖之經始於乙丑八月爲寢室兩廡以棲高曾祖禰之主於禮大夫欲祭高祖則請於君謂之干祿給事之上及高祖仿此意也明歲丙寅而給事病瀕危猶以家廟未成命其子某某凜遵遺命增建享堂祧室若干楹若重門若周垣若庖湏以及省牲展饌視滌贊盥之所無不備舉成於丁卯之秋乞予爲記予惟今日宗子之法漸廢而民俗日趨於媮薄一本之親至視若路人即有一二好義之士或畏其事之難成有初鮮終者多矣若耿氏三世繼述不懈益虔而卒底於成天下詎復有難集之事耶予爲詳考禮文紬繹康成之說旣歎家廟之制之近古而又嘉耿氏祖孫父子之善承先志而深得夫先王合族以食序以昭繆之義也於是乎書

重修吳相伍大夫廟記

古志節功名之士沒而爲神其神如地中之水無處不發不必于其故國也然其故國尤爲神之所

往來憑依而不去則祀之顧可闕哉吾吳故有張
睢陽文信國諸廟皆非吳產也有其舉之莫或敢
廢况吳相伍大夫立功于吳殉節于吳報祀之典
尤爲允協舊廟或于胥山或于盤門或于東洞庭
山楊灣里廢興不一明萬歷三十二年參議伍容
菴先生袁萃始重建于胥門內朱家園至我朝
康熙間復頽侈不治址爲居民所侵于是裔孫大
鈞請于當事贖舊址重葺而新之糜白金二百五
十鎰有奇彤采鴻紛倍于其舊廟故未有記嗣子
儁遵先志奉祀唯謹而屬予追書之予惟大夫孝
則雪父讐忠則以死諫其魁傑卓絕之概雖小夫
婦人皆知其爲烈也吳瀕海僻左蕩析昏墊大夫
相土味水築郭治兵以扞之躋吳于上國至今二
千餘年民猶食其德弗替也是以唐狄梁公毀江
南淫祠千七百獨存夏禹泰伯季札及大夫四廟
誠以大夫之節義焯鑠彪炳且大有造于吾吳焉
然此前人之記固已詳矣予皆可以無贅也惟是
新廟緣起有不可不記者蓋常人之情非其職守
則諉之度外戚單而屬疏則報本之義怠焉大夫
列在祀典修其廟者司土之責也而大鈞能任之

自大夫以來至于我朝譜牒不可得詳追其得姓所自而奉之爲祖遼遠甚矣而大鈞能急之則大鈞之爲人可知矣非其職而任之凡其分所宜爲者當何如也疏遠者而急之凡其誼聯一體者當何如也大鈞字公詒以醫術起家敦內行樂施予已諾必誠赴士阨困與中丞商邱宋公交好公撫吳十三年君未嘗以竿牘請託人有女美而偁貧欲渝盟以納君君力卻之其行誼如此故能率作興事新廟奕奕蓋素所樹立然矣自君以私家率錢董役而比歲

皇上鑾輿南幸復屢降

俞旨發帑金加丹堊大夫之遺烈益光殆將與胥山之莪莪胥江之沄沄並永無極云

明左副都御史陳公祠堂記

陳公諱璫明成化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左副都御史以勲節著憲孝兩朝沒後賜葬華山即其旁建祠堂列在祀典後廢爲僧舍丁祭亦缺康熙辛卯暨乾隆戊午郡守陳公中丞張公先後請復祀典顧尚未有耑享地祇就家祠致祭不稱實甚丁卯歲裔孫某乃復營建耑祠於丁香里既成乞予

西華如存和 卷十九
文刊諸麗牲之石予考公平生勲節卓卓不朽者
大略有三一曰抗法觸奸不畏強禦一曰興利除
弊功被生民一曰運籌靖亂智勇兼濟當公之在
臺垣也妖僧繼曉以邪術進用憲宗惑之擢左善
世發帑金數十萬於西華門外毀民居建大鎮國
永昌寺公伏闕極諫廷杖幾絕復甦曉敗擢都給
事中其後寧陽侯陳輔跋扈亂政內璫李興誣彭
城伯張信欲陷以重法公復歷發其奸凡所糾彈
皆人所搖手結舌弗敢言者而躡而復起不少挫
抑斯其守道守官非所謂不畏強禦者歟湖廣貴

州諸省界連苗彛多設防禦而邊將往往尅減兵
食邊兵又多虛名冒餉軍國交病公被命往勘核
虛冒嚴尅扣於是將卒懾服他如請置天下社學
以端蒙養請修吳中水利以興農田勘吉府之獄
而寬抑得伸請理周王府之莊田而疑案立剖皆
興利除弊之大者若夫運籌靖亂之功莫如平海
寇施天泰等一事時天泰與其黨董英聚衆倡亂
所至攻劫東南騷動公嚴整水師於海口用輕舟
覘賊出入乘其不備襲擒天泰餘黨悉定蓋公之
勲節可見者如是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

西莊如存和 卷十九 六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周禮司勳所掌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若公殆兼有之而爲祭法所必及者矣既論譯其事并系之詩俾歌以侑焉其辭曰

公之立朝觥觥嶽嶽屈軼挺枝神羊厲角公之奉使民隱是諮勾稽讞決咸獲其宜公之龕暴拉枯摧朽枹鼓不鳴用殄羣醜公有成績紀於太常桑海雖遷遺烈愈彰榱桷旣新秩祀斯舉牲醴肥香登降拜舞惟公有靈風馬雲車酌以三爵公其來乎

西林寺留碧軒記

禮言內亂不與外難不避如崔杼作亂晏子不死孫林父逐其君蘧伯玉從近關出是也然春秋於孔父仇牧皆大書特書以矜寵之何者患難死生之際人之所大懼苟能扶植名義捐軀截脰而不顧雖揆之於道或稍過焉君子猶取之况乎其合道者邪吾嘉定人士類能通經學尚氣節自明初王常宗以古文提唱後復有歸熙甫教授安亭里邑之從學者數十人最後乃有黃先生淳耀先生

以明崇正癸未進士在京師寓書其弟淵耀謂諸
進士見第一人及第者嘖嘖口不置士不爲千百
年一人而僅慕三年中一人器識庠陋已甚先生
自命素如此頃之見國事日去未除官歸越二年
嘉定城破城西南隅悉荒原破塚有廢寺曰西林
因偕弟淵耀入寺東西並縊倉卒弟反居右未絕
遽呼弟不可先兄復下使弟居左乃死其安詳整
暇比於易簣結纓靡媿焉亂定後家人得尸以葬
而血迹歎漬屋壁洒之不能滅迄今百年每陰晦
則血盆起朱殷爛斑若新涅然張太史南華因署
其軒曰留碧設此壁毀後此數甎雖范土爲之其
入地猶當生丹砂竹箭必不化爲朽壤也嗟乎當
啓禎之際草莽虛聲之士分立門戶高自標置者
何限先生方以文雄東南顧於一切立盟會角同
異俱蕭然視若無有獨與二三君子守常宗熙甫
之緒論講誦於荒江老屋中一旦時不可支從容
赴義視平昔高談性命之學而臨難或至顛蹶而
喪其守者豈不相逕庭歟先生歿後有龔智淵先
生之子元端出家爲僧于此以奉先生香火弟子
陸元輔輯錄遺文以傳而予大父卓人先生實受

西苑女不和 卷十九 八
經於元輔雖以予謏劣師友源流亦得私淑其傳
用敢推明先生之大節而信其爲春秋之所必許
如此

小有天園記

小有天園武林汪氏別墅本名壑菴

今天子御題今名而書額以 賜者也歲辛未

天子南巡江浙三月朔 駕至杭州將幸淨慈寺

取道經壑菴菴主汪湛率一門五世迎 駕伏拜

道左

天子問此何地知府事杜甲奏言係孝子汪之萼

廬墓所後爲別墅孫守湜增葺之累世同居敦睦
好善

天子顧而色霽爰駐 蹕遊焉周歷池館翫賞留

連遂錫以嘉名銀榜奎章龍騰鳳翥越二日

聖駕再幸是園進早膳徹饌 賜湛等踰時 駕

旋湛等率族人跪送

天子問是一門五世邪嘉獎不已復 賜小有天

園詩一章湛等恭摹勒石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光

熊熊然上燭霄漢迺屬某爲之記伏念

聖天子宵旰憂勤猶不自暇逸肇舉省方盛典豈

徒以觀覽遊豫下荅臣庶望幸之忱云爾哉誠欲播教化察風俗俾比閭族鄙羣相勉爲孝友敦睦以化其鄉人今汪氏之先旣以孝行顯而諸孫又能敦睦好善勿替厥緒則其世德相承以上契宸衷而邀 睿藻之品題也固宜昔歐陽子作許氏南園記以爲園不足書特書其孝友之一節以示勸竊歎許氏之孝友敦睦與今汪氏同其園之見稱于士大夫亦與汪氏同而汪氏遭逢盛世獨得兩蒙 翠華之臨幸以爲光寵則其所遇之幸蓋又有過於許氏萬萬者抑又聞之秦州之山曰小有洞天其附庸爲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如桃花源而王屋之洞亦名小有道家謂爲清虛之天今汪氏之園跡不遠乎城市而 御題亦標以小有夫固謂汪氏旣以孝友敦睦世其家則名教之樂地隨在皆洞天也而又奚必梯空鑿險窮乎無人之處然後爲絕境也歟是園在南屏慧日峰下司馬文正公隸書磨厓家人卦在焉湖山之全勝薈萃於此顧予於山高水幽木石亭榭諸美俱弗及詳而獨有取於汪氏之孝友敦睦以窺測聖天子所以欣賞而命名者蓋竊取歐陽子之義

云

登蝦蟆碕記

十月下旬與錢塘戴廷熺蒲圻李標漢陽蔣正校
衡山曠敏本仁和李汪度長洲吳翀方舟溯江抵
扇子峽綸長舟覆裝囊壓濡不可行因宿焉明日
乘便登蝦蟆碕碕字諸家字書俱不載唐張又新
煎茶水記云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
冷狀如龜俗云蝦蟆口陸務觀入蜀記稱爲蝦蟆
碕而李文子蜀鑑云夷陵有十二碕則此蓋其一
焉峽州隋置卽夷陵地今宜昌府也碕形之奇務

觀記盡之其水點茶尤有名陸羽定天下水品二
十種江州廬山康王谷洞簾水第一無錫惠山石
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峽州扇子峽下
石窟洩水第四蘇州虎丘石泉第五廬山栖賢寺
石橋潭水第六揚州揚子江中泠水第七洪州西
山瀑布水第八唐州桐柏縣淮南水第九廬山頂
龍池水第十潤州丹陽縣觀音寺井水第十一揚
州大明寺井水第十二漢江金州上流中泠水第
十三歸州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關西谷
水第十五蘇州吳松江水第十六台州天台西南

峰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州桐廬江
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又新則以揚子江
第一惠山第二虎丘第三丹陽第四大明寺第五
松江第六淮水第七品第不同然扇子峽水皆第
四予與綸長取水就舟中煎茶啜之色香味皆無
以異于凡水予嘗慨夫人心之日以險詖學術之
日以鄙謬惟不能慎習故然非其性惡也斯泉之
出于山其性自然非若人性之遷于所習也何其
味亦有時而變耶抑予輩辨之之不審耶相與歎
訝久之剔蘚書壁而去

西莊課耕圖記

自予居嘉定縣城之西沂婁江而上過太倉州城
而又西入支港曰吳塘行數里得小地名曰鶴樂
明王奉常時敏之別墅曰西田者在焉吳祭酒偉
業嘗爲賦詩者也而予有莊在其旁奉常居州城
中以墅在其所居之西故名予莊距予居愈益西
矣是宜名西而又欲稍自別於奉常之名憶杜子
美有西莊王給事之語蓋謂摩詰輞川也遂假以
名之予與摩詰無一似者也特取其姓之偶合焉
云耳始予婦翁李君幹實有此莊割以畀予而予

遊四方久藉束修所入又自買其旁田數十畝繼
又結茆屋數椽爲課畊處環莊左右荒寂特甚一
望數十里皆平蕪亂水溟濛迷漫惟夾岸多檉柳
其北隱隱可見虞山而已村落三四煙火索然田
旣窳下雨潦則與江通民力耕不能自給多以績
麻爲業或言宜鬲港中泥以築圩岸岸高則可以
扞水港深則可以洩水收當倍而居民皆瘠苦莫
能辦者夫以予之拙然使得屏絕人事壹其心力
督莊戶用築圩法芟刈荒蕪而疾畊焉庶幾不至
於飢而死顧方蒙恩濫厠朝列別莊且數年矣莊
其愈弗治乎于是屬畫工作圖暇輒觀之以舒予
之思焉嘻四民之業不能以相兼顧予於爲士之
道曾未盡其毫末而自少簸弄筆墨習爲無用之
空言遂不能自耕而憫然欲課人之耕茲予所以
愧也且彼富人田連阡陌暇而行田指揮傭奴千
百爲羣以予莊絜之不啻如太倉之稊米顧已不
能自耕而憫然欲課人之畊茲予所以重有愧也

西莊始存稿卷十九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

書

與顧震滄司業書

末學小生跼伏海隅欽慕道範久矣末由握衣講席一聆高論比來京師味經先生以賤名達之左右先生荅書恨不得面晤以當代大儒通懷樂善如是且感且愧伏讀尊著尚書質疑議論新特多發前人所未發第其中考據有未的者尚宜酌定謹摭一得奉聞或即鳴盛之所以報知己也有苗論謂禹無徂征之事其文蓋出於劉歆按禹之征

苗詳載汲郡古文及墨子兼愛篇舞干羽事則韓
非子淮南子及皇甫士安帝王世紀皆有之又案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三十四篇與伏生同內盤
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
同卷實二十九篇二十四篇增多者伏生所無內
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增多之篇自武帝時已
入中秘劉向校古文著於別錄歆領校秘書卒父
前業及平帝時遂立古文於學官建武之際亡武
成一篇故班志載五十七篇永嘉亂後增多者又
復亡失梅賾乃奏上二十五篇孔穎達遂誣二十

四篇爲張霸僞造今大禹謨乃賾所上而以爲作
於歆歆乃親見古文者恐無僞作之事其宜酌定
一也九江不從胡周父洞庭之說可云卓識第以
烏白江等爲即湖漢九水入彭蠡者似不能無誤
案禹貢九江凡四見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過
九江至于東陵此皆江北之九江在尋陽者也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此江南之九江在豫章者也陸
氏釋文並列二條致後人無由分析然考漢志豫
章郡鄱陽鄱水西入湖漢餘汗餘水東北至鄡陽
入湖漢艾縣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新淦淦水

西入湖漢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蜀
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
南壑彭水東入湖漢雩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
行千九百八十里其水皆在彭蠡之南似未可與
尋陽九江在彭蠡之北者合而爲一旦宋儒所引
以証九江即洞庭之說者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
雩西北一語似爲可據考今武昌府通城縣距府
城西南五百里本漢下雩縣東竟又一統志載岳
州漢下雩縣地而杜佑謂尋陽舊在蘄春郡界是
九江在下雩之北或當時犬牙相錯其界更及於

西故水經云西北耳若洞庭則在下雩西南湖漢
九水則在下雩東南安得在西北乎故九江斷以
尋陽爲準主洞庭者游談無根固不足辨主湖漢
者與經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文顯相背而以湖漢
與尋陽合爲一尤非也先生又謂洞庭之名始於
屈原案山海經沅水西合洞庭中又湘水出舜葬
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又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是洞庭之名其來已久而戰國策吳起對魏
文侯三苗之國左洞庭云云其言亦在屈原前其
宜酌定二也秦誓多可疑論謂後人增益案今秦

誓出於梅賾亭林顧氏駁之數條是矣中一條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托之乎夢其誰信之按國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宏嗣曰太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亭林不知其出於外傳而加以掊擊先生采之似亦未安其宜酌定三也以上諸事固皆無關大義然要不可不正納細流於滄海集飛塵於華嶽竊不勝拳拳之誠惟先生垂察焉

與孫中伯舍人書

昨在書局晤次大兄極論朱子于論語克已復禮節數語之間而兩已字忽作異解殊屬非是已字原非不好字面豈有下云爲仁由已而上已字乃作私欲解者乎古書克多訓能直是能于已身復禮便是仁耳此說似直截痛快弟返寓後檢注疏馬融曰克已約身與朱子說不相遠左傳昭十二年述楚靈王淫侈感子革諷諫不食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杜預曰克勝也其下即引仲尼曰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正義載劉炫說云克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

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于禮如是乃爲仁也是朱子上與劉炫合又上與左氏合矣大兄力加倍擊何未考及此乎夫復性之功在閑情而已明善之道在去惡而已譬如止水爲泥沙所淤則濁明鏡爲塵土所掩則昏治之者但當去其泥沙塵土而清明之本體自見若不加澄汰刮摩而遽欲復其本體將從何處下手下節四目正指克已而言也巧于立說者必謂但從下流澄汰終不濟事須于本原上疏通不知此正是怕去實在用功強尋好看話頭耳

人心實被泥沙壅塞已久乃曰我自有本原在此下流泥沙不足爲慮且姑置之乎人生時日無多盡爲一切閑議論閑爭辨牽混過去如朱子解克已即使其說果非若誠能用其說以克已豈無效乎不此之務而乘間抵隙以攻之攻去彼說于我之身心無益也療饑者當以食若終日論說彼嗜甘此嗜辛噍噍角鬥腹終不飽也治病者當以藥醫之用藥其切脉處方誠不可不慎然恐用藥有誤終不肯服藥終日論說病終不痊也惠先生士奇禮說以師氏三德二曰敏德爲即克已之謂其

說與大兄合惠氏之學專宗漢儒今于克己之說痛詆劉炫以其非漢人也然左氏已作此解左非周人乎馬融亦作此解馬非漢人乎是非宗漢特有意與朱子立異耳弟嘗怪毛西河輩陷溺其心有意翻朱子之案以快其胸臆夫孔子之道得朱子而後明朱子而可毀也將孔子亦可毀乎惠氏于訓詁甚精非毛氏比然其有意與朱子立異之處我輩亦勿效也率爾妄論求教如更有見不憚往復爲幸餘不多及

論

春秋論

春秋之學凡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三傳相合者後人無可置議也惟三傳本自互異者當更折衷之耳乃啖助陸淳趙匡輩創爲信經駁傳之說而又以書法立爲義例駕空鑿虛各據己私以窺測聖人之旨至宋胡傳出而失真彌甚矣豈不重爲此經之厄哉左氏親受經于聖人公羊氏穀梁氏皆子夏弟子相去不過再傳其是非必不大謬然猶有互異如尹氏之類者蓋晚周兩漢諸儒受經各守師說往往如此無足異也後人于此會通以求

之或更參合他經以定之皆可也先師鄭氏康成
鍼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蓋會通三
傳不主一師此鄭氏家法也唐諸儒自詡獨抱遺
經束三傳于高閣然書法當從事實廢左氏而空
言書法可乎公羊穀梁發明書法親得之于孔氏
之門廢公羊穀梁而言書法又可乎至胡傳出而
支離迂腐臆斷胸馳傳亡而經亦亡矣自故明以
胡傳試士舉子奉此爲兜園冊而試官取事之因
傳連及者併出之號爲合題于是此經之義若射
覆然可謂陋矣夫聖人之修春秋也於述之中微
示作之意也昔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列
國亦各有史記如韓宣子所見之魯春秋是也是
故惠公以前之春秋聖人所善而仍之者也隱公
以下史不闕文事不紀實而又適當平王四十九
年王迹將熄之日故托始於此有日則書日有月
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盟則書盟
會則書會以至卒葬戰伐殺弑皆因赴告之文史
記之舊此通例也史之所無補以示義史之所有
列以示戒此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
則丘竊取之通例者聖人之公心特筆者聖人之

精義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而善惡之大者微者則用特筆以發之如此而已矣然此皆不外三傳求之可也如唐宋諸儒之論以爵位名字之類定爲褒貶予奪則既失其本事之實而亂臣賊子空名亦無以懼之匹夫而僭賞罰之權尤不足以服亂賊之心凡若此者皆不可從也夫唐宋諸儒所以多謬說者以其欲廢傳也倘能于三傳之合者則仍之惟互異者始從而折衷之而折衷之法亦不離乎傳也則又安用此紛紛者哉

灌嬰論

漢諸呂之平也灌嬰之功爲大何則方高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產居南軍其計可謂密矣卒使酈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大尉而誅諸呂者陳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時高后奸謀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見不可撲滅者乃聽張辟疆狂豎之言請拜產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然則啟呂氏之亂者平勃也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守白馬之約而平勃以爲無所不可然則成呂氏之亂者亦平勃也幸而產祿本庸才又得朱虛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

間而亂卒平功盡歸此兩人而孰知當留屯滎
與齊連和之時嬰之遠慮實有過人者且夫齊王
之殺其相而發兵奪琅琊王兵并將而西也此時
呂產獨使嬰擊之說者謂非君命而受其使後卒
以靖亂以此予嬰之能權嗚呼此豈特權而已夫
嬰高帝宿將諸呂於此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際
一旦假以重兵使得專制閫外此必嬰平日僞自
結於呂氏若樂爲之用者而始得此於產旣得兵
柄遂留屯滎陽待其變而共誅之其時呂氏亂謀
急矣顧未敢猝發者彼見大將握重兵在外而與

敵連和以觀變恐猝發而嬰倍之反率諸侯西向
故猶豫未忍決於是平勃乃得從容定計奪其兵
權而誅之然則平勃之成功嬰有以助之也說者
又謂嬰不以此時亟與齊合引兵而歸共誅諸呂
乃案兵無動此嬰之心可疑夫大尉入北軍呂祿
歸將印此其誅諸呂如振槁葉耳若嬰合齊兵而
歸遽以討呂氏爲名則呂氏亂謀發之必驟將印
必不肯解而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彼必將脅平勃
而拒嬰與齊之兵幸而勝之喋血京師不戕數萬
之命不止我故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之時此嬰

之遠慮也乃後人論安劉誅呂之功莫有及嬰者何哉

考

緯考

緯書者經之緯也亦稱讖劉熙釋名以爲讖織也其義織微秦語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此似緯之始也而張衡則云自漢取秦莫或稱讖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蓋其說盛于王莽是以書正義云秦焚書後羣

言競出緯文鄙近不出聖人通人考正謂起哀平後光武尤加敬信故東漢以緯爲內學如夏侯湛稱東方朔研精圖緯蔡邕稱郭有道探綜圖緯皆是也隋志謂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後又重其制隋高祖禁之愈切煬帝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禁之自是無復其學然禁緯不始于宋漢之末世已禁之故鄭康成箋詩注禮多稱說正義以爲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又引鄭志荅張逸問爲證而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亦云然惟是上雖禁之而當時傳習者多故晉泰始三年

西苑女不私 卷二十一
禁緯而禮志所列仍有天皇大帝五帝名後魏太和九年禁緯而祀典亦有天皇大帝五帝名東平王蒼所校郗萌所撰宋衷所注南北朝文士每多援引宋均注易緯九卷詩緯十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春秋緯三十八卷論語緯十卷孝經緯五卷鄭康成注書緯三卷詩緯三卷猶載于唐藝文志予嘗考之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合四十五篇七經緯三十五篇合河洛七緯爲八十一篇七緯篇名見後漢方術樊英傳注謂易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璇璣鈴

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禮含文嘉稽命微斗威儀樂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援神契鉤命決春秋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此外散見羣書者易有天人應書有洛罪級禮有記默房瑞命記樂有五鳥圖孝經有中黃讖威嬉拒左右握雌雄圖分野圖內事圖春秋有命歷序少陽篇玉版讖孔錄法揆命篇則皆七緯之小篇名矣李尋云六緯不數孝經耳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李鼎

西莊如存和 卷二十一
祚周易集解所載康成注鼎舉之蓋其正篇也三十篇則支別也今散見羣書者河圖二字有叶光視萌絳象玉版龍文考鉤龍魚三字有握拒起真紀鉤記命符挺佐輔稽耀鉤帝通紀帝覽嬉括地象始開圖闔苞受赤伏符會昌符合古篇提劉子秘徵篇錄運法洛書有靈准聽甄曜度摘亡辟寶號命錄運期或正或別今皆不能辨矣又有論語識在七緯之外篇名有曰陰嬉曰撰考曰崇爵曰糺潛曰摘衰聖曰摘輔象曰承進誠若夫緯書有緯有候緯則諸經之緯候則尚書中候是已案璇

璣鈴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考中候篇名曰勅省圖三皇五帝事也曰運衡曰握河紀堯事也曰考河命堯及舜事也曰稷起稷事也曰契握契事也曰雒子命湯事也曰我膺瑞曰雒師謀文王事也曰合符后武王事也曰準織哲齊桓公管仲事也曰霸免五霸事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曰覬期秦事也曰苗興聖人苗裔興起也曰摘雒貳曰儀明不知何指其篇數可考者後漢曹

褒傳注引宋均云堯巡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考河命凡三篇在中候也則知考河命有三篇其餘不可知矣此外又有曰神靈圖曰孔子有雒識曰五帝鉤命決圖曰孔老識曰老子河洛識曰尹公識曰劉向識曰堯戒舜禹曰孔子王明鏡曰郭文金雄記曰王子年歌曰嵩高道士歌曰孔子閉房記蓋雜緯也以上諸名皆子從羣書采獲者也歐陽永叔欲取九經正義刪去識緯其言不果行至南宋諸緯並亡惟康成注易乾鑿度存此外偶有存者皆後人僞造

不足信矣拘儒之論以康成注經引緯痛加詆訶然朱子論語集註用馬融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乃禮合文嘉文詩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乃易乾鑿度書考靈曜洛書甄曜度文未嘗以爲朱子之病何獨責康成哉摯虞文章流別論云緯候之作雖非正文之制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劉勰文心雕龍云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鉤識歲蕤沛獻集緯通經曹褒撰識定禮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論之精矣若乃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一
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平子恐其迷學奏令
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此平允之論也作
緯考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一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一

辨

書金縢傳說辨

書金縢孔傳直以我之弗辟爲刑辟之辟并即以
居東二年爲東征誅管叔之事蓋據大誥序武王
沒三監及淮夷叛云云又據蔡仲之命羣叔流言
乃致辟管叔於商云云其說與詩豳風鴉篇序
相同似爲可從然據此而論則是周公作鴉篇在
既誅管蔡後惟既誅管蔡成王尚有所不釋然於
中者故以鴉篇曉王而王乃往迎之且得金縢之

書而始深信之也是說也其辨有四夫漢昭帝尚能知上官桀之詐霍光之忠今成王賢於昭帝周公親於光豈逆料成王懵愚不可感悟必待既誅後始以詩貽之其辨一也流言者如無源之水泛濫淫溢無從測其所由來也管蔡若挺身而出明言周公之罪則不得謂之流言而管蔡固有所不敢且使管蔡明言周公之罪成王亦未必信而管蔡又不若是愚惟其既藏禍心又實懼罪故煽流言以搖動之彼則坐而觀釁此其初起時王不知其言出誰口中外臣民亦不知其言出誰口而周公烏從知之夫不待諮訪聞捕風捉影之一言遽加刃於其親兄雖大忍人不爲而周公爲之乎其辨二也人方以流言加我此直以清君側爲名我未嘗稍向君前自解并未嘗請之於君遽興兵誅之而歸此其身犯不韙固非聖人所敢出况跋扈之狀顯然猜忌之隙愈開豈一詩所能解乎其辨三也讀書者與其信傳不如信經蔡氏謂秋大熟係於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此其牴牾不合明在尚書豳風正文之中豈

西華如不和 卷二十一 二
不足信而必據毛序以駁尚書若蔡仲之命出古
文尚書本不足信縱使可信而其所謂羣叔流言
乃致辟管叔於商云云則又不過撮舉一事之始
末言之始於流言終於致辟云爾命蔡仲之辭其
體格自應只如此略叙無暇詳述避居作詩也豈
必即以致辟事膠黏流言之下乎其辨四也鄭康
成箋詩讀我之弗辟爲避而以居東二年爲周公
避居東土蔡氏因之釋罪人斯得云流言方起成
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後王始知流言爲管蔡斯
得者遲之之辭下遂接于後公乃爲詩貽王蓋鴟

鴟正是避居東土二年後所作方流言初起管蔡
蹤跡陰狡猝難追究而周公周詳審慎不可遽與
之辨又不忍遽殺其兄迨避居二年絕無影響其
說亦將自熄且周公積誠相感成王亦當稍悟然
後鴟鴞作焉然則周公一詩之作亦必待成王稍
悟方敢以陳於王前而謂敢於罪人未得時遽稱
兵擅殺乎迨至風雷感泣發匱得書皮弁親迎之
後周公之冤大白成王之心大悟管蔡之罪大彰
乃敢用我斨我斧奉王命而討亂賊由此觀之居
東二年征東三年自是兩事豈可併爲一談牢不

西華如存類 卷二十一
可破也難者曰子既斷從鄭箋不從毛孔矣乃朱子於鴟鴞詩集註仍依序說者何居曰是則朱子集中與蔡沈手帖固可據矣帖不云乎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此朱子之定論而鴟鴞之註乃未及改正之筆也又何疑焉

詩序辨

古人作詩必無徒作必有感於政事而後作太師采詩亦非徒采必有繫於政事而後采古王者夙夜畏威惟恐政有所闕故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矇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此所以有大雅小雅也巡狩之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所以有十五國風也太師得詩未敢遽獻必究其詩之所由作而大書其篇首曰某詩爲某事作也然後貢之天子布之樂官焉然則今所傳古序乃當日采詩太師所題孔子懼失其傳特重加潤色以授子夏者耳此詩之所以與國史相表裏而采詩之官廢則國史亦廢春秋所以不得不修也宋儒鄭漁仲輩憑一時之臆見取千餘年相傳之舊而深詆之夫宋儒之不信古序蓋因詩辭隱躍不露遂疑

古序爲鑿空撰出耳不知古詩與近體判若秦越
近體不成爲詩猶真書不成爲字今日讀漢魏六
朝樂府若無解題猶不能辨其爲何語而何況三
百篇執近體以例漢魏六朝樂府已不可而乃欲
執以例三百篇此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蓋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
是也有言此而意在刺彼者叔于田椒聊之類是
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卷耳江有汜采芣之
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
者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
者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鴟
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碩人猗嗟之
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載
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
者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近者旄止四月
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凱風之類是也有
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樛木螽斯
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
之言者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
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

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故序之於詩爲功甚大若讀詩序而必據經傳中確有實事相合者方以爲信否則盡以詩無明文疑之然則就其確有實事之詩如碩人清人黃鳥鴟鴞其詩亦皆隱躍不露未嘗直指爲某事儻今日無左傳尚書証之則宋儒必亦將痛訶古序爲鑿空撰出矣嗟乎假令本無此人本無此事詩本非爲此事作而鑿空撰出雖孔子亦有所不能况漢儒哉即能爲之人亦孰信而孰傳之且夫從序說則詩無一篇無關係者從宋儒說則皆里巷狹邪之歌男女燕媒之作朋友贈答之空言文人閑適之支辭而已詩而如是不必待孔子之刪當日太師奉天子命爲采風鉅典而取此等詩貢之天府彼淫奔者儼然挾其閨房調笑惟恐人知之言傳之通邑大都上之國君君儼然取其境內之淫詩而畀之太師太師取淫詩獻之天子天子覽淫詩特命播之官縣而列國公卿大夫宴饗盟會之間歌淫詩以見志如左氏傳所記皆事之必不可信者也

詩亡辨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也者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則雅亡風存風雖存而不入樂故也而說者則曰雅之亡於幽也固已若風則自幽以後諸國亦各自有詩邶鄘衛有桓莊釐惠襄之詩檜鄭有桓莊釐惠之詩齊有桓莊之詩魏有桓之詩唐有桓莊釐惠之詩秦有桓莊釐惠襄之詩至於陳之株林澤陂曹之候人鴟鳩下泉則并有頃王詩焉即以王論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萑葛藟諸詩平王詩也豈必皆四十九年前詩乎兔爰采葛大車桓王詩止中有麻莊王詩也豈非四十九年後詩乎而烏得謂亡然則聖人之春秋自頃王後始從而定之而其前猶仍史記之舊也此一說也說者又曰平王後雖有詩不得列於雅而下夷於侯詩所爲亡與此又一說也由前之說風詩一日未亡春秋一日可不論定聖人何不并惠公以前之春秋並存之而斷自平王也且風亡於頃王而雅則先亡於幽王矣然書止於文侯之命猶未忍絕望也若必待變風終于陳靈然後爲詩亡則春秋

西華女不稱
卷二十一
不當托始於隱公自呂成公主此說學者多惑之
此其說謬也由後之說風雅頌即詩之譜若今樂
曲之在某宮者也其體格音調截然不同當時作
者亦如今之度曲依其譜之腔調而作後人覽之
若爲風若爲雅不能以私意爲升降如賓之初筵
武公悔飲酒宜列於風而列於雅七月流火周公
陳王業宜列於雅而列於風皆作者體格如此故
朱子曰不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是當時自如此潛
室陳氏亦曰雅亡獨有民俗謠歌故止可謂之風
非聖人降之也深寧王氏亦曰左傳襄二十九年

季札觀樂於魯已爲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
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晉范甯穀梁傳序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胡文定因有降爲國風之說王自降乎樂官降之
乎抑夫子降之乎此其說謬也然則詩亡之義何
居夫詩與樂相表裏而雅則入樂風不入樂者也
吾觀春秋衛獻公享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章知
不但正雅入樂變雅亦入樂焉吾觀詩言以雅以
南周禮籥章敝豳詩以逆寒暑而六經論樂無及
風者知風惟二南與豳之七月入樂而其餘皆不

八樂焉文獻志程氏言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笙由庚鵲巢射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出南雅外者然後知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敘諸國自邶至豳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蓋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如程氏言并謂古無國風之名今按左傳言風有采蘩采蘋禮記言正直而靜廉

而謙者宜歌風風之名自古有之要之十三國不入樂則可信也夫三代以上以樂造就人才昭示功德者非以其詩之辭也其感應微妙盡在於聲容歌舞之間兩漢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聲詩之道遂絕後世人才所以不及古人功德所以不能及遠皆由於此然則雅詩惟可入樂故能爲功於王迹而賴以存風詩惟不可入樂故不能爲功於王迹而不足賴以存東遷以後西京筍簋蕩然無存大師旣不脩春誦夏弦之教而宗廟

中又無功可象無德可昭於是雅詩一體遂失傳而王國之民欲寫其太息愁苦不得已取列國之體格效爲之則亦不過傳之里巷賦之宴會與此十三國等而已夫既不可入樂無益於教化無關於功德雖有詩謂之亡可也當詩之未亡則詩在即史在故惠公以前之春秋不論不議當詩之已亡則史在即詩在故平王以下之春秋大書特書且更有微意焉王處衛後而不次二南恐其近於正而不著其變也亦猶書王而去天之意也不名爲周而仍號爲王嫌其混於侯而自亂其例也亦猶序王人子突於侯上之意也蓋自幽王後又遲之四十九年而不忍以春秋遽接雅亡之後使幽之後又有如成康者出焉則禮樂再興雅不亡迹不熄矣又何待春秋也哉彼以變風終於陳靈爲詩亡又以黍離降爲國風爲詩亡皆讀書不知原本者已

周敬王以下世次辨

史記十二諸侯及六國表紀年歷然分明然自敬王以下年代世次諸說互異竊謂史記爲得其實年表敬王元壬午崩甲子凡四十三年其三十九

年爲魯哀公十四年則獲麟之年也四十一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則孔子卒之年也敬王實崩於哀公十八年敬王子元王元乙丑崩壬申凡八年元王子定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八年其元年爲魯哀公二十七年左傳盡此明年哀公卒其說如此左傳哀十九年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案其事似敬王有四十四年與史記異又汲郡紀年敬王元壬午崩乙丑凡四十四年元王元丙寅崩壬申凡七年較之史記敬王多一年元王少一年是敬王以哀公十九年崩矣然正義云叔青如京師

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考之魯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至秋來求賻以魯不會葬又不共奉王喪也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明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其怠緩也若是况哀公之季乎逾年始往固無足怪不得執此以疑史記也世本則以定王爲貞王且以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其元王之名與史記名仁互異及以敬王亦爲崩於哀十九年皆姑置勿論惟史記元王爲定王父世本元王爲貞王子則迥不相合矣宋忠爲世本註亦疑而不能定夫年代旣遠世次顛倒

理固有之但本紀定王有三子爭立事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立三月弟叔殺哀王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弟嵬殺思王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元王旣無此事則馬遷於此不應亦誤世本未足信也杜預世族譜又以爲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如此則敬王崩於癸亥元王元甲子崩癸酉其說與史記及左傳紀年世本諸書皆不同不知所據云何恐未足信且如此則敬王之崩叔青逾三年而會葬殊覺遠於情事矣最後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又謂敬王元巳知崩壬戌凡四十四年貞定王元癸亥崩壬申凡十年元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八年公子爭立立嵬爲考王年表巳知爲景王之二十三年景王崩於辛巳凡二十五年如謐說則景王當削去三年以二十二年戊寅崩矣國語景王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不聽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則謐之言妄矣且如此則敬王之崩叔青逾四年而往此尤必無之理也其以定王爲元王父亦襲世本而遂以三子爭立皆移爲元王以就其說但以十一年癸未三晉滅知伯則滅知伯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一
乃十六年戊子事是年爲晉哀公四年魯悼公十
四年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杜預引世家及年表以
解左傳其事甚明吳師道校鮑彪戰國策註亦同
安得以爲癸未事乎又索隱亦從世本以定當爲
貞字之誤而曰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乎
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通於史記世本之錯謬
因謂爲貞定王未爲得其實案國語景王崩王室
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又敬王十年劉文公萇宏
欲城成周衛彪傒曰萇劉其不沒乎二十八年殺
萇宏及定王劉氏亡是外傳與史記合周有兩定
王明矣韋昭強改爲貞抑思國語所紀何容兩處
並誤耶若所謂貞定王者據小司馬係謚妄造今
俗刻紀年亦作貞定詎有汲冢之文預同士安之
說此則後人所改也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一



